

傀儡师

上

苏三——著

输给谁，也不能输给一个傀儡。
赌一个字，得一心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苏三——著

傀儡师

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傀儡师：全2册 / 苏三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155-7

I. ①傀…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554号

书 名	傀儡师
作 者	苏 三
策 划 出 品	九志天达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策 划 编 辑	朱静静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155-7
定 价	55.0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律顾问：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

目 录

- 001_楔 子
- 007_第 一 章 诛傀令
- 013_第 二 章 浮尘珠
- 021_第 三 章 长束发
- 027_第 四 章 有一别
- 031_第 五 章 金月城
- 039_第 六 章 胭脂游
- 046_第 七 章 遇花船
- 054_第 八 章 茶盅谈
- 063_第 九 章 礼佛节
- 070_第 十 章 踏花行
- 076_第十一章 一梦遥
- 082_第十二章 锦衣慌
- 086_第十三章 京都乱
- 090_第十四章 雨夜长
- 099_第十五章 祸又起
- 106_第十六章 有佳人

112_第十七章 红妆劫

117_第十八章 好山色

122_第十九章 长生蛊

128_第二十章 三人行

133_第二十一章 浮英楼

143_第二十二章 钦赐婚

147_第二十三章 探美人

154_第二十四章 账册误

167_第二十五章 引前尘

175_第二十六章 红春台

187_第二十七章 有刺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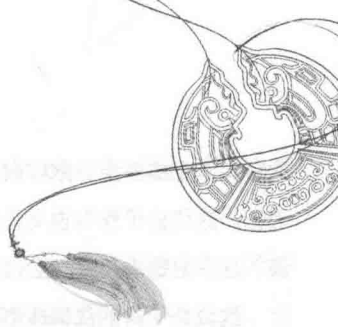
197_第二十八章 旧事提

206_第二十九章 救阿蛮

211_第三十章 暗中箭

215_第三十一章 大漠行

224_第三十二章 生变故



楔子

亭亭华盖，绝世魁郎。郎艳独绝，世无其双。

轩国嘉宝五年，八方安定多时，曾繁荣百年的傀儡巫蛊一道因当今重明帝严令禁止而逐渐消失。大多对此感兴趣的人，都只能从说书先生的口里听到一些皮毛，然而这些皮毛亦是半真半假的，不可全信。

说书先生说起傀儡巫蛊这碗汤药故事，大多是没傀儡巫蛊的药，尽是才子佳人的汤，讲起来附庸风雅不触犯刑法之余，又狠狠地赚足了一票听众的眼泪和银两。每每到才子佳人拉出傀儡巫蛊让堂下众人不能自拔时，说书先生则折扇一收，醒木敲得震天响，那力道惊得你出一身冷汗，等你缓过神抬头看过去，那说书的先生两撇小胡子一翘，眯着一双精明的眼睛笑道：“今几个就到这里，明日诸位请早。”声音拖得老长，圆滑谄媚的语调，堂下众人叹口气，扫一眼早已凉透的茶，理理袖子摇头晃脑地拖着一副没精打采的身躯往外走，茶楼里安静得除了脚步声就是说书先生数银两的声音。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京都桃花巷里来了一位宝蓝衣衫的公子才彻底结束，那公子生着一副远山眉秋水眼，一言一行彬彬有礼，撑着头往桃花巷最深处

的黝黑木桌前一坐，水红唇角扬起来一开口，便美得堂下一众姑娘生生咬碎锦帕。这位公子作为说书先生说起书来很是别致大胆，醒木一敲便直奔“傀儡”这一主题去。不过三日，桃花巷从过去废弃的巷子变得人群拥挤起来。

这位公子讲的傀儡故事年岁并不远，掐指一算正是五年前桃花开时发生在桃花巷里的一件旧事。

桃花巷五年前是百年傀儡大家花家一族大宅所建之地，花家家主花苏苏自五年前大婚之夜府里走水死后，花家大宅一夜之间化作废墟。恰好重明帝登基，有当年旧人指认花苏苏乃是叛国，但花家已灭，花苏苏已死，重明帝便未深究，史官草草几笔便了了这宗事，桃花巷从此后就闲置了下来。

高门阔府的花家旧址，当年烧得半焦的木料现已生虫腐朽。春去秋来整整五年，这里不管历经多少雨水的洗刷，都仍是当年黑漆漆的样子。官府没有收回那块地皮，周围的商人也不敢打那块地皮的主意。说起来花家虽遭灭门大火，但府里的桃树却在第三年便开得茂盛，红绯绯像沾了雨香的锦霞，地上凹凸不平的石子路总有积水，时常有乌鸦成群栖在树上，有人路过便展翅扑棱棱一齐飞出来，黑漆漆地遮住了花家府邸的上空。乌鸦爱衔腐肉藏在石缝里，一到夜里府中就不时飘出阵阵腐肉味，再加上花家少主花苏苏大婚之夜活生生被烧死在绣楼上的消息，关于傀儡世家的各种奇异传闻越传越玄妙，官府越是加大力度管辖，传闻越是大胆不堪。短短五年里，捕风捉影的传闻让桃花巷的人先后都搬了出去。

重明帝因花苏苏叛国的旧案，登基后颁行的第一个诏令就是诛傀儡令，由他钦点的宠臣——礼部尚书白三惜负责推行，八荒之内所有傀儡师与傀儡均不能幸免，每一日车马从深灰色的城楼下经过，抬头匆匆一瞥都能看到上面挂着血迹斑斑的貌美傀儡或是十指断开的傀儡师。

重明帝之前的几位帝王多喜欢傀儡，花家一族因傀儡一术百年不倒，每位家主皆是八荒第一傀儡师。花家一族传承至今，一本世代家主所补写的

《傀儡密传》更是为花家添了一抹玄妙的感觉。幽深桃花巷里的花家，在众人眼里看起来玄妙又忌讳。

重明帝前的昭仁帝是最喜傀儡的一位帝王，昭仁帝在位时傀儡一术在轩国空前繁盛，那时花家一族一直得宠，花苏苏身为家主可谓风光无双。她生在一个国泰民安的好时节，又顶着傀儡世家少主的身份长大。身着雪白长袍，手握一把白玉骨扇，一双巧手善做傀儡，又精通算账，乌云发髻上一串斜插的珠花流苏，手腕系着一只珧琅胭脂盒，行过处路人纷纷侧目。

上了年纪的人好说秘辛，而傀儡巫蛊一道儿在秘辛里最吃香，但秘辛里九曲十八绕却从不曾扯到花苏苏身上，因为她的一生着实过于传奇，在她活着的那些年里，所有与她同处一时的男子全部黯然失色。轩国八城之中，唯她风头无二。

虽然花苏苏不论一双巧手还是容貌都绝代无双，但真正使她出名的却是她的漫漫姻缘路。花苏苏第一次真正出现在众人眼里时刚十六岁，那时因着花家与南域甄王爷父辈之间枝枝叶叶的关系，她从久居的清笠山回到京都时便已与南域世子甄黎有了婚约；正当多位小姐咬牙切齿地盼着两人劳燕分飞时，十七岁的她又遇玉面将军游阮不惧南域甄家而对她一见倾心爱护有加，接连两个当世俊杰先后栽在花苏苏手里，京都不乏小姐请了巫师作法灭花苏苏的姻缘，但奇的是花苏苏的姻缘不衰反盛，在十八岁时又突然得以嫁给绝世魁郎白三惜。只是可惜在她大婚那夜却府里走水而亡，而那夜正好是当今陛下和曾经的太子殿下两位殿下在起兵争夺帝位。

啧，说到这里不免让人想到是那些小姐的巫术应验了。花苏苏已死，巫术一事早已无迹可寻，但纵观花苏苏一生枝叶繁茂的烂桃花，哪个说起来可都是能说道个好几天的主儿。甄世子甄黎自小生在锦绣堆里，长得文雅，诗画双绝一字千金，为人温和又谦逊；玉面将军游阮一把红缨长枪，身着玄袍攻城从无不克，打得了擂台劈得了柴，为人豪气，又是出了名的护短；而

和花苏苏走到大婚这一步的唯一一朵桃花白三惜，相较于其他二位的显赫身世，则明显有些上不了台面，白三惜虽容貌绝世，但他无依无靠，真正扬名轩国时已十九岁。

白三惜自幼便生长在花家，听闻他是仅次于花苏苏的另一个深得花家傀儡术真传的人。但花家傀儡术向来以“传内不传外，传儿不传女”闻名，不知怎的，到了花苏苏和白三惜这代，就偏偏都反着来了。花家原来有一子，是花苏苏的弟弟花子官，白三惜从小和花子官亦仆亦友，一起长大，后来花子官小小年纪客死他乡，白三惜就一直陪伴在花苏苏左右。而后两人大婚花苏苏死的那夜，有人看到白三惜一身红袍，骑着白马头束玉冠去迎亲，却也有人看到白三惜一身白袍，手拿长弓混在两位皇子争夺帝位的队伍里。但时过境迁，白三惜又在此之后一直深居简出，诛魁令盛行以后，与花苏苏有关的事都成了轩国忌讳，便也再没人仔细去追究白三惜那夜究竟是去迎亲还是领兵了。

新到的说书先生每每说到这里，修长漂亮的眉眼一软，良久才评价道：“魁郎虽绝世，却负尽美人心。”

第四日桃花巷挤满了人，说书先生不急不缓说完，众人正要离去时，却有人坐在椅子上悠悠然开口，“先生说得不错。”

来听说书的众人抬眼看过去，便见一白衣男子坐在那里，旁的地方挤得落不下脚，那男子身边却独独立着一位管家模样的人。那男子脚穿云靴，袖子上银线针脚细密地钩出花朵纹样，他垂着头，修长的五指把玩着手腕上系着的白玉珏。说完话一抬头，手松开白玉珏，旁边的两粒碎珠子敲在白玉珏上一声碎响，“福鹊街白府，先生明日可否来府一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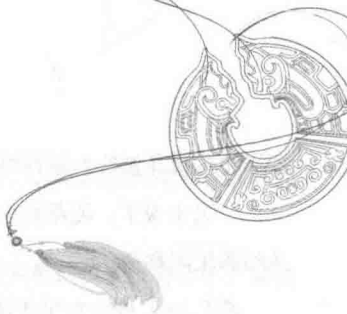
抬头之时那男子漂亮的容色引得堂里众人一惊，堂上的说书先生撑着手臂半支着脑袋，闻言露出一抹极淡的笑来，宝蓝的云锦袖子里白皙的五指在黑黝黝的木桌上敲打，半晌才道：“好。”声音清淡，和他说书时一

般无二。

第二日桃花巷蓦地空寂下来，从此以后再无人见过那宝蓝衣衫的说书先生。众人后知后觉才猛地想起来，那一日来的白衣男子住在福鹊街，手腕又佩戴了白玉珏，那样的绝世容色应是白三惜无疑，轩国二品礼部尚书，推行诛魁令的第一人。众人扼首叹惋，估摸那蓝衣男子是有去无回了，而从这一日起，宝蓝衣衫的男子确实再不曾在京都出现了。

此后不久，从前花苏苏在世时傀儡极盛的民谣又不经意地传唱起来。“世有傀儡，可做人言。傀儡一术，聚魂敛骨。死者可以生，生者可以死。青冢为红颜，朝夕成一暮。世间之仙佛，移花而接木。”

傀儡一术，终究不会诛无可诛，因为白三惜便是可与花苏苏比肩的一位傀儡师。当年数一数二的傀儡师却大力推行诛傀令，说起来倒真是让人觉得可笑。



第一章 诛傀令

三月里桃花开得正好，暖风一吹地上就有一层厚落花，脚踩上去软绵绵的。恰是正午，太阳毒辣地悬在头顶，摇着扇子的几个婢女脸上沁出了汗，却都唯唯诺诺地垂着头，手下片刻不敢停。

桃树下乌压压地跪着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各个脸贴在地上大气不敢喘一下。为了祛除园子里的异味，婢女一早就点了暖春香，但是香料浓郁的味道依旧遮不住这群人身上的臭味。太阳一点一点西移，随从堆里稍微年迈的人腿肚子开始打颤。

“大人，您看……”说话的是福叔，府里的多年管家，对这样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沟壑纵横的一张老脸没什么表情。

白三惜闻言半合着的眼皮终于动了动，眼睑一颤笑起来道谢，“这次的倒是多，辛苦公主府里的人了。”他说完垂眼扫过一圈，一众侍立的人赶紧低下头。

白三惜领着朝廷二品官衔，每日做的事便是推行诛傀令，捉住的傀儡和傀儡师越多，他的赏赐越丰厚。若是傀儡就直接斩首诛杀，若是傀儡师，则废去双手悬于城墙上十日。每天一拨一拨地送进来，又一个一个地抬出去，

园子里的桃花被鲜血滋养得一年比一年开得好。

“公主说了，能帮到大人就好。”立在他身边的是嘉仁公主的宫婢，点头哈腰忙附和道。

嘉仁公主童少宫早年流落宫外，是重明帝的胞妹，近些年才寻回来，重明帝宠这个皇妹宠得不得了。这位公主如今是轩宫里唯一一个没有出嫁的公主，爱穿一身玄色的衣裙，一双手擅使长刀，性格喜怒无常阴郁善变，京都之中商贾大家女子都惧她几分。关于这位嘉仁公主的旧闻说起来并不多，真正使她扬名京都的是三年前的疆场之战，时值三月，国内天灾水患不止，外邻国领军压境，偏偏此时轩国的大将玉面将军却中了毒昏睡不醒。正当三军齐发却无人挂帅之时，这位平日里养在宫闱里的嘉仁公主，却在比武选将的当日清晨，一身玄色甲冑，骑着一匹白马，踏着早春晨阳手握长刀自皇城一路冲到了三军前，她单挑军中六个副将，一举拿下帅印。重明帝别无他法，只得亲自与这个胞妹践行，送上了疆场。

童少宫带兵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成功逼退了邻国的压境之军。而此时轩国中的灾疫也渐渐好转，待三月后童少宫凯旋时，重明帝率文武百官于城楼下相迎，三军俯身跪拜高喊，童少宫骑在马上拎着长刀微微侧头笑起来，长发束在银冠中，前额一串拇指大的黑珍珠垂在眉心，一身甲冑分外英姿俊朗。

童少宫不常出现在街头巷尾，平日里大宴也总没她的踪影。正因此，众人传言里她的样貌容色便只有她在城楼下微侧头笑起来的样子。自那日起，各国来求亲的皇子络绎不绝，一直到当年七月时，轰轰烈烈的求亲活动被重明帝突然指亲的圣旨拦腰折断，童少宫被指婚的人名叫甄黎。说起甄黎，要身家，甄黎是南域甄王爷的世子；要文采，甄黎为人谦逊又诗画双绝。

虽然指婚的是门好亲事，但再好的亲事也架不住美人有了心上人。童少宫的心上人就是白三惜，白三惜生得一副绝世容貌，又有一副狠厉的手腕，

还官至二品尚书。但很可惜的是，他现在没有后台，他的后台花苏苏五年前已经被一把火烧得连灰都没了。

常有好事者将童少宫与花苏苏做比较，比较到最后伯仲没有分出，却使得深居简出的白大人越发深居简出了。

要问白大人深居简出是在干什么公务，答案很简单，三个字就可以总结，杀傀儡。当然，由此也可得出，这位白大人性情不但暴力，而且心里的那杆秤明显偏着童少宫这边。

童少宫一人得重明帝喜欢，身边的鸡犬也跟着升天。她身边的奴婢个个趾高气扬，每次出宫直闹得人仰马翻才收手，但在白三惜这里却是例外的。那宫婢见白三惜不再说话，讪笑着目光便又从他的脸上移到园子里跪着的一众人身上，语气一变，柳眉倒竖，口气里满是厌恶：“这些傀儡是真该死，看着就让人觉得厌烦！”

诛魁令推行已有五年，进了这园子便也不会有人再妄想出去，地上跪的不是傀儡就是傀儡师，一个个趴在地上，听到这话顿时吓得体若筛糠呼吸加重，吹得地上灰屑桃花一阵乱飞。

白三惜坐在木椅上单手撑着头，听着那宫婢的话，他眸子一暗，继而抬头微微一笑，扫一眼园子里跪着的人，个个穿的都是锦衣华服，可惜锦衣脏得不堪入目，华服也是破烂不堪。一路躲避追杀，怕是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大的苦，不过现在就要解脱了。

“开始吧。”白三惜又半合上眼睛靠在椅子上。

“我……我不是傀儡！”园子里猛地响起一声尖锐的女声。

白三惜一惊，猛地睁开眼皮，就见园子里一堆跪着的犯人里立着一个红裙的女子，那女子手上和脚上都没戴锁链，应是送来的急还没锁。几个护卫看她站起来，立刻抽出刀就冲过去要了结她的性命。

那女子快手拔下头上的簪子握在手里，双眼惊惶地看着四周的护卫，这

些护卫时常负责诛杀傀儡，手下见的血不在少数，此刻对于这样突然发疯的绝色女子除开觉得厌恶和麻烦，再没别的想法。

“我不是傀儡！要是陛下知道你枉害人命你也逃不了！”那绝色女子定睛看着白三惜，手里握着的簪子紧紧抵着自己雪白的脖颈，眼神虽慌乱，声音却丝毫不发颤。

白三惜自椅子上站起身子微微扬手，一众围在周围的护卫都拿着刀躬身退了下去。那女子仍将簪子握在手里，看着白三惜一步一步走近，她漂亮通透的眸子慢慢蒙上一层雾气，声音低沉下去，微微带着哭腔道：“我和甄郎只是要出城，可刚出城就有人把我和他抓起来了，我和他都不是傀儡，也不是傀儡师，我是‘桃花源’的，这次点魁娘的花魁，大人你一问便知，我只是出城要和甄玉大婚！”

“你说谁？”

那女子看着白三惜，微微垂头落下一滴泪，握着簪子抵在脖颈上的手也没了力气：“甄玉，甄郎。”

“甄郎？”白三惜看着她，眉微蹙笑起来：“你说的是哪个甄郎？”

“甄？”那宫婢一愣赶紧从椅子上起身，她身边跟着的小婢一脸慌乱，那宫婢沉声道：“怎么回事？”

轩国唯一一个外姓王爷便是甄家，甄家自轩国开国之日起便一直独守着南域，世代变迁，如今南域早不是从前的蛮荒之地，变得兵力强壮又富庶。轩帝重明帝一直百般安抚着南域，整个轩国姓甄的人极少，一般姓甄都与甄王爷关系匪浅，若抓的人真与甄王爷有关，那真是闯大祸了。

“不……不知道。”那小婢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出城的两个人觉得不对劲，就……就按公主的旨拦了下来。”

“那个甄什么呢？”

“还在……还在牢里。”小婢见白三惜面色阴沉，便赶紧叩了几个头才

赶紧道：“奴婢打听过的，甄家的没有叫甄玉的。”

“你确定？”

“嗯。”那小婢慌张点点头，那宫婢看着白三惜拧着眉，斜睨一眼身边的小婢走过去，满不在乎道：“这婢子定是在乱说，怎么会抓错人。”说完她又觉得不安心，便又转头对着小婢道：“去把那个甄什么的带上来看！”小婢赶紧擦擦脸上的汗下去了。

白三惜看着面前的绝色女子，饶有兴趣地问道：“你叫什么？”

那女子轻轻一笑，低声道：“大人你走近些我告诉你。”

白三惜往前走了几步，那女子身形突然一晃，继而一把簪子抵在了他的脖子上，口气生硬道：“甄郎只是一个员外家不得宠的公子，放我们走，大人你绝不会有后顾之忧的。”

玉簪抵在脖颈上一阵冰凉，白三惜却面不改色，只是定睛看着那女子：“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就让你走。”

那女子先是一怔，而后轻声说道：“我姓花，叫序序。”

那宫婢看着那簪子抵着白三惜的脖颈正一阵紧张，白三惜笑了笑轻声道：“放了他们吧。”

“什么？”宫婢一脸震惊：“大人不是一直宁可错杀也不放过吗？”

“她不是说了自己是‘桃花源’的花魁吗？”白三惜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花序序的脸上。

几人正说话，园子外突然一阵吵闹，继而便响起一个女子的喊声：“你们敢动我家公子，我家王爷不会放过你们的！”

而后院子的从廊下便走出一个鹅黄衣衫的丫头来，那丫头生得眉清目秀，眼睛却哭得通红，手里拿着一个令牌，府里守门的一群小厮跟在旁边想拦却不敢拦，福叔使个眼色，几个小厮赶紧退下去了。

花序序一惊，讶异道：“采衣，你怎么来了？”

“序序姐！公子呢？”采衣直接扑过来抓住花序序的袖子。

“我也不知道。”花序序轻声道，眼神落在白三惜身上。采衣这才看到白三惜，瞪大了眼珠子眼眶红红地对着他喊道：“我家公子怎么样了？要是公子有事，王爷……”

“大人，带来了。”身后传来福叔的声音，而后锁链一阵响，便从飞檐花枝后走出一个身着宝蓝衣衫的男子来，那男子生得极其文雅，一头墨发披在肩上，他走到石阶下蓦地停下脚步。身后的奴仆猛地伸手推了他一把，他身形一个踉跄也未恼，只是又往前走了几步。

采衣见他一副狼狈的样子，顿时哇的一声哭着便扑了上去喊道：“世子。”

花序序听到采衣的喊声后一直立在那里没有动，与方才拔簪挟持白三惜时的果敢简直判若两人。

白三惜觉察到花序序的迟疑，看着那蓝衣男子笑起来：“甄黎世子，好久不见了。”

甄黎整个人僵在那里，花序序看着甄黎，良久才满是疑惑地轻声道：“你不是说你叫甄玉，是员外家的小公子吗？”